

回首蕭瑟處

◎李彩琴

痛有兩個詞，一個是痛快，另一個是痛苦。面對痛苦時，要「痛」、「快」；也就是視「痛」為「劫」，「痛」去「劫」消，則病痛反能帶來「劫後歸來」之愉快。

慧鋒自「靜思語」第一百頁

民國七五年的秋天，我因腰痛的腦疾轉劇，檢查的結果是腰椎間板突出。隨即住進醫院接受手術。其間的憂心痛苦自是不在話下。

手術後的情況並不如預期中的好，腰疼跟麻痺依舊，全身一點也不出力氣來。看著家人的生活秩序因我而失掉，心裡揪心又急於愈。

熬不到半年，沒想到又遭耳疾侵襲，醫生告訴我，我的左耳膜穿孔，即所謂的「骨蝕」——長了要命的膽脂瘤，已是非開刀不可的程度了。

當時我惶恐萬分，深為「無常」所傷，內心無助、惶恐的波瀾大起，幾乎天天在佛前垂淚，長串的念珠不離手，彌陀之聲不離口。

左耳經過手術後，聽力的損失早在預料之中，腰和腿的痛仍一直困擾著我，心情再也開朗不起來了。家人建議請中醫試試針灸治療，於是日子就在來回醫院、家的檢查。

兩週中，針灸而進。

為我打針的黃大夫是位虔誠的佛教徒，非常和藹可親。當着他一面為病患打針，一面說佛家鼓勵病者的心，然而我總覺得，那些慈悲超智人者才能悟透的高深法理，融不進我們凡夫俗子現實的生活中。我的痛，不會因「苦」，我在受我才知道啊！

明明痛楚萬分，如何樂開來呢？

許多次黃大夫從我的驗血單中指出，我的沒出問題了，可能是我接連兩次手術，又長期服藥，以致肝臟受到傷害，白血球也呈現偏低，要我回原來的醫院做檢查。

一見於痛，我淚如雨下。

痛有兩個詞，一個是痛快，另一個是痛苦。面對痛苦時要「痛」、「快」；也就視「痛」為「劫」，「痛」去「劫」消，則病痛反能帶來「劫後歸來」之愉快。

看著書本，好似雨後的陽光，輕輕牽來灑向盼盼的心，霎時的陽光驅走了，心脈復甦了，原來「痛」是「劫」，痛去劫消治痛去，我原是憐惜、愚昧，只緣徒惜此一身臭皮囊。

感謝師父！感謝慧美師姊！若問「劫後歸來」之快何如。則是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《話句一的用受

快愉脫

森初

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一日為期五天，是由我負責青年志工隊，「大東義濟會隊」的。由於「大東義濟會」再加上許多「系」得不到侯安祿的允許，不甚周滿，讓我

唉！「灑脫愉快一擔挑」。就是從她口述的歌詞：「我有一負於人，竭力早圖了；人有一負於我，一筆勾消了。不恩不忘報，灑脫愉快一擔挑。有人在我前，虛心求教；有人在我後，老馬做嚮導。前也好，後也好，灑脫愉快一擔挑」之中，啊！我忽然得到一股新的生命力。唱着這首我早就學會，卻沒有機會會實踐的歌，我的心中百感交集……是啊！動人的話。

周樹先生，在大陸上，灑脫愉快，是我眼淚含在眼眶之中，那是歡喜的淚水。

感恩上人讓我沒有任煩操，磨練自己的機會。更感恩周樹惠美師姊，在我最需要鼓勵的時候，找出原來就在我心中的那把「久負的寶貝」，增添了我的一股勇氣及力量。從今後，我一定會把「灑脫愉快一擔挑」這句話，永遠銘記在心，當作鼓勵自己已脫離別人的話。

修行菜・感恩菜

這是「修行菜」——

去年夏天，我也如此被「考」過。吃了半天，也「吃」不出答案。後來一位老菩薩說：「這個台灣話叫『豬母土』，上人當年離家出來修行，住在鹿野山上，整整兩個月沒有米來，就吃這些野菜維生。」啊！我心裡充滿了無比的震撼！對上人

或許這些野味會被當今錦衣玉食的人們視作無上珍品，但在鹿野荒山上，無水無電，又沒有食油，僅以白水煮而食之，應只有裹腹維生的功能吧！

只是那位有心人，把這個人懷念、感恩的野菜引進耕心的菜園中。尤其是馬齒莧，種了整整兩畦！它蒼怯、謙卑的平平

藏艸性喜溫暖潮濕，生長得很快，往往第一天已仔細的摘過一遍，第二天清早又可以摘上一大把。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小精靈在指揮它「長大！長大！」

在禪舍，還吃過略帶苦味的「烏鬼仔菜」，澀澀的「麻葉」，在吃它的「稀奇」、「新鮮」之餘，還要把它「不忘本」嚥下去，感恩大地的恩賜。

路旁、山邊、水涯，處處都有野生的植物，它們沒有嬌豔的花朵，沒有奇巧的枝桠。但是在必要的時候，它可以奉獻給自己，把自己布施出來，供養有情眾生。

鬼仔草（龍葵）、蕨類……
山香茅（野薑）
馬齒莧

◎美陳翠羽

《比》

口吐蓮花 清香溢遠

紀陳月雲自然善美的人生

◎本刊編輯部

在港灣薰陶十多年的紀陳月雲師姊，從付出中學習，明白心口合一的重要，而成為柔和善順的好媳婦

攝影／葉斯文

有些人笑不是發自內心的；但慈濟人因為發覺了內心善良的種子，希望散佈給大家，使大家有真善美的人生，所以，慈濟委員會會長、會務、會友都是自然、和諧的。而「自然」，也是可以透過學習來達成的。

我進入慈濟已經三十多年了，因為經過這幾十年的砥礪學習，我才能站在講台上面。

我們生病的時候到藥房去買藥，雖然知道，吃了這帖藥會把病治好，但是買回去之後不煎又不吃！這樣病當然不會好！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心合一的觀念，只是做與不做而已。

說錯話像踢到人

我夫家姓江，剛結婚的時候，公婆和我們同住。

好吃！你真是不会煮！我忍不住就回嘴：「那你媽媽又是多會煮？看你們孩子還不吃得矮矮不嚥吃的。」雖然當時我沒有惡意，但這話聽起來很難聽，他們聽了後就都放下碗不吃了，留著我就自己收場。

人家說，說錯話就像踢到別人，踢到人就如同撞了自己的脖子。其實，當時我也是很認真地希望好好做一頓飯給他們吃。但是由於說錯一句話，使得公婆認為我不是一個媳婦，很愛頂嘴。後來，公婆以

自己。

這幾年，公婆身體還算很好，使我沒有後顧之憂，能專心做慈濟。但人總是會老，會生病，去年我公公突然輕微中風、不良於行，他們兩人都有七十幾歲了，婆婆為了扶起婆婆，公公、兩人經常跌跌撞撞，摔成一團。我接受師父的教化後，想到「百善孝為先」，想接他們回來，但十多年前的一句錯話擋住了行李的路，他們並不想回來。

先生說：「你雖有菩薩心腸，不表示出來別人怎

激，因為他們老了，真的需要別人照顧。我們的需要到這種情形很興奮，馬上打電話告訴我婆婆，表示我很歡迎他們，請婆婆也放心來住。

浴佛的真正意義

師父說：「父母是當上的師父，是真正想要接受供養，能讓我們植福的對象。」這不是想要報恩嘛，只覺得這個是應該該做的事。公婆剛剛來時，尚懷戒心，幸好我在慈濟已學會了「聲色柔和」，經常面帶笑容，這使他們安心。

交集：真的，孝順就是他們最需要你的時候，能歡喜的付出。終於，我瞭解了浴佛節的意義。

洗完後，公公覺得舒服許多，不斷地向我道謝。當時我的真的很感動，只差沒有告訴他，我很感謝他給我機會；我知道這只是開始而已，不管什麼時候，我都要這樣「浴佛」一下。我要拿出師父的教誨，把我當成浴佛來的供養，父母需要的不只是錢而已，他們更需要子女女的孝心。

孔子說：「今之孝者，

付出愛心就是福

諸位聽了我這段話，應該可以瞭解到：一個人心好，但說話惡、動機不好，也不算當好人。所以，說話真是一門很大的智慧的人，他知道一句不恰當的話，將引起別人很大的反感和排斥。而一句溫暖的話就像是往別人身上灑香水，白也會沾到身上灑三滴。

人生如果像一本簿子，那我以前的日子，實在沒什麼意義，而且，我甚至不如：如今我努力在我生命中

行動七十年來，慈濟以具「現代化佛家理論，在日常生活、落實佛教的慈悲精神。而我們也從救濟濟公、阿婆當中，體會到老病死、悲歡離合，使我們深刻的感受到社會需要愛，黑暗角落需要光亮。我們更在身體力行中，學到了如何發揮生命的功能，擴展小愛成為大愛。

從事慈善經濟的工作，一種是「貧中之貧」，物質上低價賣，吃不飽、穿不暖，加上心理、精神的不能平衡，經常怨天尤人，

「知足足之，如魚能夠「精神」上比，物質能夠「精神」就會知足。知足就能化解貪心，然後達到知足為愛心，去關懷別人。

第二就是不要有瞋恨心。要怎樣去化解心中的生氣呢？告訴自己：「生氣對我們沒有好處，生氣是一種毒素，會使身體不健康」。我們若能把「爭一口氣」換成「吞下這口氣」，這就是真功夫，它會替你帶來很多好人緣。

以前別人嫌我不會煮菜，我會馬上回：「現在我改變了。公婆對飲食很講

滅
出
是
付
出
了
很多
在
很
恨
病
根
自
知
失
足

志願恨及惡鄰。這不該說的，而是要去做：自己的善念、愛心、平常生活中身體力行。大家都說我們的社會病，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貪念、瞋心。自己只看到別人的缺點，卻以我提醒大衆能夠看看自己，並且不犯相錯誤，如果經常一錯

講座，使我們能有機會透連自己的心聲，使大家心連心，一起創造健康和樂的社會。社會的和樂，是每個人的責任，所謂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自己做得好可以影響家庭。社會是由許多家庭組成的，家庭如果和諧，社會必然光明。希望大家挑起自己的責任，攜手同心來創造光明健康的社會。

攝影 ■ 林宜靜

◎陳淑伶

藍正

小屋子掛滿各式各樣、大大小小的時鐘。探問之下，原來這些都是鄰居知道他喜歡東摸摸、西補補，於是把家中壞掉的時鐘，送來給他。從前沒有學過、眼睛又看不到的許老有，就憑著一雙巧手慢慢摸索，竟然將已停止不走的時鐘恢復生機，開始分秒不差的運轉。街坊鄰居知道後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只要家中有壞掉不用的鐘錶，就送給他，就這樣，把修好的鐘錶全掛在牆壁上，形形色色、千奇百怪的時鐘，算算還真不少，總共有二十九架呢！

由於發病時有攻擊性，此陳老太平時便把他們關在屋子裡。附近鄰居偶而會送些飯菜給他們，他們皆吃這些好菜，好飯送去給大伯和兒子吃，自己則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活。

而智障的女兒有一次獨自留在屋裡，結果被關門的惡侄強暴，此後，做母親的爲了保護女兒，遂把房屋四周的窗戶用水泥砌封，只要自己不在家，便用鎖鑰唯一出入的門鎖住。寧願讓女兒置身於黑暗和污濁的空氣中，也不願使她再受到傷害。望著躺在地板上的老人，骨瘦如柴的身軀，圓圈袖手

計程車上認同鄉

◎蕭春梅

六月裡的某一天。走出台北剛分會時，我的皮包裡除了勸募簿外，手上又捧著幾本本圖出版的月刊，再加五本「靜思語」以及十卷到套畫面雅緻的委員說法錄首席。擠公車實在不方便，對「坐計程車」攔了便利，同時還可以向司機介紹慈濟，於是，當下就攔了一部計程車。

「您好！麻煩您載我回父母。」

只聽到聲音不清的一個「好」字，直覺司機似乎是個沉默不愛言談的人。

雖不是上下班的巔峰時間，路上的汽車還是很多。計程車走走停停，我想到他談慈濟的「意圖」也此起彼落，不知該說或不談。

車子來到民生路出口，他突然問：「你要怎麼走？」

當下慈濟委員後，我學會了微笑與尊重，於是，便笑著的對他說：「您就決定了一條路吧。聽他說話的口音不像是台北人，態度也令人感覺和善，我決定要和他聊，再找機會把話題帶進慈濟。」

「司機先生，聽您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！」

他答：「對！我是下港人。」

「聽您是下港人，心中油然而產生一分親切感，我告訴他：『我是下港員鹿人，您呢？』」

他說：「靠近鹿鹿。」

再問他：「是溪湖嗎？」

他羞赧的笑笑：「我的故鄉是埔鹽鄉的好修村。」好像這個小地方是不應該會有人知道的。偏偏那兒正是外子大嫂的故鄉，我和外子都光臨過，怎會不知呢？」

我高興的說：「那個地方我知道，離秀水鄉很近。」

他說：「我很小就離開好修村，離開家人遷居到秀水鄉的埔美寮。」

一聽到他來自埔美寮，我很驚喜，因為那是外子的故鄉。由於外子十二年前參加加福五燈繞過五度五關，所以全村的長輩都知道外子，我就向他提起外子的姓名

他聽，精神都來了。

他高興的帶著回憶的口吻說：「我知道，我和他的哥哥還是高中的同學呢！他的大姊叫阿美，弟弟叫中志。」

他開始向他介紹慈濟。

他若有所思的說：「慈濟我知道，證嚴法師把佛法人間化……我也喜歡佛學，大學時讀過一些佛書，覺得道理很好……」我趁勢鼓動他：「能喜歡佛法真的很棒，而慈濟是以事顯理，走進慈濟改佛學為學佛，會覺得生活更踏實，積極地施行善就能改命，這兒正好有委員現身說法的錄音帶……」

和他結緣，您覺得好難，也可以播給親友聽。

眼看著車子就要駛近家門口，趕快把「靜思語」、月刊、道偈、廣播時間表送給他。臨下車前，他高興的說，幾天後有一位委員會資料給他，不過，和他的不同，是一些小冊子。

祝福這一位外子的同鄉，希望由於這一次的搭車之緣，能加深他對慈濟世界的了解，更希望他也能身體力行，走進慈濟世界。若論世俗親，我和他不是同鄉，然而，同鄉一志定在慈濟菩薩道上的，誰和誰不是「同鄉」呢？

牛幸林◎

[illegible]

這時兒子過來勸架了：「媽，不要生氣嘛，師公解釋說：『不是嗎？佛陀尊佛裡，釋迦牟尼佛都不像這樣，袒露着『過肩膊的嗎？』』」

「爸，以後您見到師公，可以到師公說：『您在家裡都當釋迦牟尼佛哩！』兒子帶著安好的語氣說。」

「心有靈犀一點通，孩子們這輩富有默契，大人反而一合就分，執着『蒙蔽』，而令熱誠，不覺眼淚隨之，我和妻也跟着笑了起來——充溢着感謝的熱淚！」

孩子，謝謝你們，謝謝你們的『善解』！」

第一次隨着妻訪查貧戶，是在離島的澎湖地區，這種感覺真是奇妙。澎湖地區從民國六十八年農曆二月開始展開救濟的工作，歷經十餘載的光陰，在慈濟委員的愛心灌注下，即使是在最偏僻的地方，亦能得到溫暖。

●南寮老盲人

在澎湖縣的高照下，車子徐徐駛到湖鄉的南寮村，首先要訪查的是今年六十四歲的許有土老先生，根據資料上的記載，許老先生孤苦一人，五歲時眼睛便已失明。當我們來到時，許老先生離開南寮，來到莫葉村，家主人是年近八十八歲的陳慶順先生。走進巷弄，一碗正好端給陳老太婆的一碗飯菜，走入一間破舊陰暗的屋子，我們耳聞她後面走進去，迎面撲而來的是股難聞的異味，地板上躺了一福！

「每一位貧苦的衆生，都是菩薩的『呈現』，真正去訪查貧戶後，才深深體會，我們與真正貧苦衆生比較，是何等幸福呀！當我們在嫌棄家中伙食不好，覺得不舒服時，想想在社會的暗角佔有許多貧窮的衆生，正爲着下一餐毫無着落而莫可奈何呢！我們何其有幸在菩薩道上去，更應知福、惜福、再造福！」

高僧阿、海王藍人說：藍色代表希望！但是這些盲障者和精神異常者的希望又何在呢？

●食貧苦菩薩

七拐八彎的來到許老先生
的住處，訝異於見方不大的
空間裡，竟然收拾的如此有
序，一子病情輕微現留在馬
市受雇於人，另一子則和大

◎陳淑伶

藍正

小小的掛漏各式各樣，大大小小的樹，探問之下，原來這些都是鄰居知道他喜歡東摸摸、西補補，於是把他家中間壞掉的時鐘，送來給他。從來沒有學過，眼睛又看不到的許老先生，就憑著一雙巧手慢慢修好，竟然將已停止不走的時鐘復原生機，開始分秒不差的運轉。街坊鄰居知道後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只要家中有壞掉不用的鐘錶，只要給他，就這樣地把他修好的鐘錶全掛在牆壁上，形形色色，千奇百怪的時鐘，算算還真不少，總共有二十九架呢！

於於病時便把攻擊性，關在屋子裡。附近鄰居偶而會送些飯菜給他，他們都覺得這些好菜、好飯送去給大伯和兒子吃，自己則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活。

而智障的女兒有一次獨自留在屋裡，結果被間鄰的惡棍強姦，結果做母親的爲了保護女兒，遂把房屋四周的窗戶用泥砌封，只要自己不在家，便用鎖鎖好，置入的門鎖，寧願讓女兒置身於黑暗和污濁的空氣中，也不願使她再受到傷害。

望著躺在地板上的老人，骨瘦如柴的身軀，四圍伸手

都有發

點，房屋裡面的鐘齊鳴作響。所知，同樣的呼吸，不一樣

第一次隨著蘇訪訪貧戶，已是遠在蘇島的澎湖地區。這種感覺真是奇妙。澎湖地區從民國六十八年農曆十月開始展開救濟的工作，經過十餘載的光陰，在慈濟員的愛心灌溉下，即使是「最偏僻的角落」，亦能得到溫暖。

南寮老盲人

在澎湖豔陽的高照下，車上首先要訪查的是今年六十歲許的許老土老先生。根據料上的記載，許老先生孤身一人，五歲時眼睛便已先瞎。當我們來到許老先生家時，第一次隨著蘇訪訪貧戶，把已眼花的許老先生，做圓狀和鍋蓋糕，他說這樣可以用來煮菜，稀飯等等的。雖然貧窮，雖然只靠苦一

誰說他不是「貧中之富」的人呢！

●菓葉老太太

離開南寮，來到菓葉村，菓葉主是今年六十八歲的陳盧順阿太。走進巷口的一

正好碰到陳老太太端了一碗飯來，走入一間破落陰暗的屋子。我們尾隨她後面走進去，迎面撲而來的是有一股難聞的異味，地板上躺了一

福！

「每一位貧苦的眾生，都是菩薩的示現」，真正去訪查貧戶後，才深深體會，我們與真正貧苦眾生比較，是何等幸福呀！當我們在嫌棄家中伙食不好，覺得不舒服時，想想在社會的暗角尚有許多貧苦的眾生，正為著下一餐餐無著落而莫可奈何呢！我們何其有幸走在菩薩道上，更應知福、惜福、再造

高貴阿！海水正藍！人說藍色代表希望，但是這些智障者和精神異常者的希望又何在呢？

●食貧苦菩薩

「每一位貧苦的眾生，都是菩薩的示現」，真正去訪查貧戶後，才深深體會，我們與真正貧苦眾生比較，是何等幸福呀！當我們在嫌棄家中伙食不好，覺得不舒服時，想想在社會的暗角尚有許多貧苦的眾生，正為著下一餐餐無著落而莫可奈何呢！我們何其有幸走在菩薩道上，更應知福、惜福、再造